



吳三桂演義

明 清 兩 國 志

吴 三 桂 演 义

(明 清 两 国 志)

史 青 校 点

齐 鲁 书 社

1988年·济南

吴三桂演义

(明清两国志)

史青校点

齐鲁书社出版发行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 12.75印张 255千字

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0,000

ISBN 7—5333—0036—X

I·9 定价：2.30 元

董其昌

崇禎帝

袁崇煥

錢謙益



多爾袞

洪承疇

清太宗

趙良棟



吳三桂

李閻

陳圓圓

左懋弟



永曆帝

黃得功

福王

史可法



董其昌識
拔吳三桂



袁崇煥
許斬毛
文龍

發舊案
袁崇煥
遭刑



夏國相敗
文醴陵縣



奪荊州蔡
毓祭獻捷



自序

余近十年来喜从事于说部，尤喜从事于历史说部。以有现成之事实，即易为奇妙之文章，而书其事，纪其人，勿论遗臭流芳，皆足以动后人之观感也。余因是以成《吴三桂演义》一书。盖谓自汉以来，易姓代祚，累朝鼎革之命运亟矣，成王败寇之说，向不足以挠余之脑筋。则以王者自王，寇者自寇，无关于成败故也。

吴三桂以一代枭雄，世受明恩，拥重兵，绾重镇，晚明末造，倚为长城。顾唯敝屣君父，袖手视国家之丧亡，是故明之亡也，人为李自成罪，余并为吴三桂诛。余观秦汉之交，刘邦曰：“丈夫当如是。”项羽曰：“彼可取而代也。”专制之尊，九五之荣，人所共趋，乌足为自成罪。而罪夫受明恩，食明禄，而坐视明危耳，视君父曾不若一爱姬，北面敌国以取藩封，三藩中吴氏其首也。然使吴氏长此而终，则遗臭万年，抑犹可说。乃之惧藩府不终，兵权之不保，始言反正，以图一逞。卒也哭陵易服，无解于缅甸之师，亦谁复有为吴氏谅者？

故夫吴氏，非无雄材也；其佐命，非无伟器也；耿尚之降附，郑经之交通，六省之沦陷，其势力非不巨大也；顾天

或蹇之，若有命焉。胜负之机，巧而且幻，则以吴氏非误之于终，而误之于始也。假恢复明祚之说以愚黔首，为德不终，大势遂去，此其兴亡之原因乎？意者吴氏或预知其故，乃以日暮途远，窃号自娱，因而沉迷放弃，未可知矣。不然则几见有开创之君，创业仅半而即沉迷放弃者乎？使其亲见成都之陷，湘黔之失，滇京之亡，吾知其将引项羽之言以自饰曰：“此天亡我，非战之罪也。”特乌足以欺天下后世耶！君子是以知吴氏召亡之道，固在彼不在此也。

凡 例

一、是书所取材以《圣武记》及明季稗史为底本，而以诸家杂说辅佐之。既取材于实事，则资料自富，故俯拾即是，皆成文章。

一、读是书者，须有大关键，即吴氏之兴亡是也。其兴也以易服哭陵感动人心，其亡也由忘背明裔称帝自尊，读者当于此注意。

一、三桂以孤军反动，六省即陷。郑经与耿、尚二藩，皆联族来归。势力既盛，而谋臣勇将又如雨如云，乃后则西不能过平凉，东不能渡长江，以其始则言扶明，而继乃背明故也。入衡自帝后，不特郑经与耿、尚为之灰心，即夏国相、马宝等此时亦如有口难言矣。读者不可不知也。

一、昔人咏杨妃诗云：“马嵬死后诸军退，妾为君王拒贼多。”又云：“《唐书》新旧分明在，那有金钱洗禄儿。”皆为杨妃洗脱也。是书陈圆圆一人，如魏源所记固多贬语，论者亦有比之如褒姒、张丽华一流者。然后儒多辟其非，故是书所纪圆圆悉有所本，非故为圆圆洗脱也。

一、历来亡国其后官每多嬖人，然圆圆、莲儿皆能谏其君以义；又历来亡国必由奸庸当道，先失人心，而吴氏则谋

臣勇将皆始终鞠躬尽瘁，其民心亦临危不变，而终以亡国者，正以见吴氏父子之自亡其国也，读者又不可不知。

一、明季稗史以胡国柱中道变心降敌。惟诸家俱无此说，魏源更记康熙十九年败胡国柱于建昌，可知胡国柱降敌之说稗史当有外误。是书取材从实，非故为国柱留身份也。

一、吕留良谓胡国柱有王佐才而不得其时，曾献封建之策于三桂，且称三桂为知人，而以不行其计为可惜。然诸家俱无此说。观其逼死高大节于江西，失一栋梁，又老居长沙以诗酒废事，是国柱未得以王佐才称也。故是书悉从割爱。

一、三桂初无起事之心，其忍心摧残明裔者，皆欲结朝廷以自固耳。及自固不得，始蓄谋起事。故诸说皆以三藩一役，皆撤藩一议逼之使成。此书即本斯意，亦足见吴氏非真知种族主义者也。

一、三桂本英武神勇，远近皆惊，乃入川而后逡巡不进。及一出，则因病而退，再出，则因殁而归。即王屏藩已大破图海，然终不能握三辅之险以通三晋。读者于此，当知为吴氏必亡之朕兆矣。

一、是书叙数十年事实，皆在干戈扰攘之中，故于轶事闲情，点缀颇少。然独载重修归化寺，则以见吴氏之奢侈粉饰，而所纪莲儿之绝粒，圆圆之为尼，亦见吴氏官府内外无一亡国之人，而吴氏之自亡之也。是书始终皆本此主旨。

一、夏国相屡议弃长沙北上，果如是则结局正未可知。观后来洪秀全，既据金陵，不思北进，情势相同。读者于此当悟开创时代进取与保守其得失何如矣。

一、三桂长子本招为额驸，然诸说不详其长子为何名，

故是书亦从缺略。

一、吴氏兴于滇，亡于滇，不能逃越半步。盖藏地已不通，而缅甸又吴氏先自绝其路者也。故吴氏昔日观兵缅甸，实为灭族原因，隐为永历帝作一反面报应。

一、是书以明裔存亡为要素。吴氏以背明而亡国，其后自帝亦以背明而自亡，读者又不可不知。

一、后人每以毛文龙为有应杀之罪，不知文龙之生死即关系明祚之存亡。故是书不落窠臼，独为文龙表彰。

一、吴氏起事而后，西只有陕西之战，东只有湘赣之兵，然吴氏且胜多于败。若三桂能以川力突出，谁能阻之？惜吴氏不尔也。故曰吴氏之亡，自亡之也。

一、诸说皆称夏国相、马宝有大才。顾其着着受困，盖长江上流已为敌兵遮蔽，而吴氏又不准弃长江，虽有英雄亦难用武，于夏、马二子何尤？

一、三桂入川后即苟安不前，而世蕃又疑及马宝，以促其败，处处皆是吴氏自亡伏线也。

题诗

不拘名字否流芳，月到圆圆最断肠。
一笑早知倾国易，奈他儿女总情长。
君父仇宁共戴天，不堪回首望云燕。
任他宗社成灰烬，只要红颜幸瓦全。
武勇如君本可儿，奔驰万里借雄师。
独怜一掬秦廷泪，不哭山河哭爱姬。
出师为我护阿娇，况复论勋冠百僚。

忍拜新荣忘故主，为他恩重过先朝。
銮舆播越已年年，犹欲除根逐颍边。
惨绝梅山流血后，尚留血泪洒南滇。
平西开府拥千乘，不管皇图废与兴。
胜国官仪安在也，愧他易服哭先陵。
鸟尽弓藏最可悲，况非同类只羁縻。
撤藩岂为留余地，末路蹉跎合怨谁。
无毒无奸不丈夫，誓争南面抗称孤。
周家官阙吴家府，五六年来已烬芜。
麾旌昨夜发滇中，何日归来唱大风。
称帝自娱空复尔，神龟先以沮泉雄。
先迷后易事应难，天道如何未好还。
秉笔且编兴废事，问谁贻祸好江山。